


華達汽車行

全新高車日夜出租

九二六年新式
亞而司摩皮牌
汽車日夜出租
貴客相邀請由
電話通知當即
開到尊處

電話中央二〇
二號

大世界東首華
達啟



味の素

銷路如飛

味の素鮮味綢倫
味の素贈彩過人

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showing a man sitting on a rickshaw, which is being pulled by a donkey. The man is holding the reins of the donkey. The rickshaw has a large spoked wheel and a small canopy. The scene is set on a dirt path.

吳三姐

與三姐者。江南著名盜賊宋無忌之女也。軀幹修偉。臂力勝人。父死。承其業。占據一山。立幟招納流亡。遠近聞風。咸來歸之。官廳呼其名。謂兵助之。不克。自是無抗者。某歲有饑客吳某。解銀過其山。三姐率衆出劫。吳固非弱者。遂相爭鬪。凡一晝夜。各不相下。三姐挾其舅。遂之入山。遂爲夫婦焉。吳行三。國以三姐名。吳性剛直。不甘爲盜。三姐遂散衆燒山。隨吳走大江南北。數年間無遇敵者。一日偶經某地。見一遊方僧。肩巨錫。撐門化。吳以錫則去。不則置錫而去。終日不移也。吳心惡之。力移其錫於丈餘外。僧喜以手撫其背而去。吳受痛極而歎。三姐憤填胸臆。誓欲裂。然知非僧敵。亦不敢與抗。昇之報。不三日而卒。三姐病死。誓報仇。于是草草殮畢。即亡去。越月餘。忽有某寺中有僧被殺。衆往視之。則肩錫強化之遊方僧也。蓋三姐之志願達矣。

我的故鄉，——永嘉——確是不幸的狠。因為今年夏季。沒有適當的卜

金龍牌

大聯珠

(雲郎)

歷故喜新人之恆情。梨園知教子違宮等戲。已無叫座能力。於是就排新戲。以資號召。一時應運而生者。有狸貓換太子漢光武走南陽等。不佞觀聽之餘。實有不能已於言者。謹為分述如下。是否有當。待賢高明。

▲正角太重 編劇者知觀眾歡迎正角。因將正角堆幕唱戲。特別加重。以期待好。不知正角唱做既重。場幕又多。必須為其留幾分休息時刻。由是間場加增。扯淡之處。在所不免。

▲取材太濫 戲劇大都取材於小說。編劇與作小說不同。必須將小說中點綴浮文。及無關緊要之事項。大加剪裁。而後可以成一本好戲。若專就原書敷衍。於劇情既不緊要。場子亦必散漫。觀者生厭矣。今之編劇者。不特不加以剪裁。反因面增加之。使一泛文成一要目。其故或為正角出風頭。或為因人設事。或為遷延時刻。結果使一齣戲成一盤散沙。無足無貴。

▲場子太多 現在新排之戲。有多至七十餘齣者。其原因不外上述二項。自首至尾。須演六個鐘頭。無論顧客就戲如何之大。亦難保其不生倦意。編劇者未嘗不知此弊。遂以魔術式之術末。九音聯彈之新奇唱工。以掛座。雖不致隨時開闔。而顧客之精神受損矣。

▲一取角不合 何項人應以何項角色扮演原有定例。今也不然。以武生去番王。以蠟生去包拯。小生而唱大嗓。小旦而裝白髮。光怪離奇。莫此為甚。

▲一服裝怪誕 舊戲之頭盔。均有名稱。今之頭盔。只能謂之某蓋加額子。某帽加披風。某帽加某翅。若尋一定之名稱。恐發明人亦難自識。有須穿補服者而穿開縫。有須繫絲絛者而束軟帶。(這一種軟帶也是新發明)的。穿子帶上朝。戴素巾有披風。寇承御現現背插雙翼。朱洪山頭戴豬頭。維新改良。古所未見。至於髯口。更有五絛長鬚。以黑三白滿等例稱之。只可曰黑五。

▲腔調離奇 舊戲有三眼。一眼。快板。散板。究水。二六。倒板。怨龍。不可謂。非盡腔調之能事。而編劇尚視為不足。更創二黃原板。化之聯彈。此調全仗俚句編劇者胸無墨水。胡拉亂扯。免強成篇。聽之至再。不知辭意何指。至於昆腔花面又花。貧而可厭。

▲切末不經 舊劇原有切末。而大臺之機關佈景。實自今始。自此而入。至彼而出。雖見巧妙。殊背戲情。意者編劇人自矜劇本不甚高明。不得不借重於魔術。從此戲劇魔術不可分矣。倘有在台上大演影戲者。尤見匠心。

以上所述僅言其大綱。至於小疵末節。可以論矣。

自北京寄

惟性嗜皮黃。每當課餘之暇。已曲以作消遣。故春申江畔。石城城中。各著名碑。足述鮮有所未到者。故友人咸稱爲戲述。但外江俗人。徒重表情而唱白不佳。卽有一二唱者。大抵皆滿口花腔。火氣不荀。以弱冠之年。而能者此。乎非他俗所可及也。綜上二耆觀。確有藝術上之天才。謂之爲童生秦泰。不能開之過譽。將來加研究。恐王又宸高麗秦輩不能美於前矣。

相卓呆餘與登電內司北

徐卓呆是小說家，新劇家，電影家，也是雲
眼大家。
聞北的電燈，時常大震其眼，
▲徐卓呆天天雲眼
▲聞北的電燈夜夜雲眼
▲聞北的電燈二徐卓呆

2000

丹徒縣近山有獨脚公。公一足。跼向後。山之顛類也。好向農田布石。搬運如飛。頃刻遍地。畧之則愈甚。有老農見獨脚公至。詐之曰。我田最怕蕪耳。及夜塗糞其田。老農始覺不足大罵之。獨足解究夜遁。之。既獲多稼。又成沃野。其在

暑校趣聞

供諸君助。有張某者。P縣之世家子。而素學混清某大學。年未及冠。才獨出衆。而其更親鄉娟可愛。大有我見猶憐之勢。其處某鄉。長P縣女子高小。因地處偏僻。程度不無稍遜。鑑於歷屆畢業生之計學困難。因於去年暑假有暑期學校之舉。而張適中返里。某女士即聘爲該校臨時教員。張亦欣然允諾。其時女生中有周某者。年方笄童。貌亦可人。張一見傾心。大有躍躍欲試之勢。與如某女士監視於旁。與陳可乘。然而唐之一點風聲。早速遁去。而周則一柔倩殊之。未嘗不知張之別有用心也。久而久之。有光者事竟成矣。初則教室中眉來眼去。既則

適四事返家。張情不自斂。沈沈沈。沈概然以紅娘自任。緣沈戚某。肄業該校。與沈素厚。沈有所要求。從未嘗相拒。於是張之一腔熱情。因得遂於周之前矣。執料事隔多時。香無回話。張每於無聊時。往往自語曰。彼心豈變矣哉。彼心豈變矣哉。斯時也。張之心碎矣。張之淚漣矣。而張之情由熱而哀。由哀而灰矣。愈久而信愈杳。面張之情。哀者愈哀。灰者愈灰。言談中無一語涉及周。思想中無一念涉及周。茫茫然若太上之與情。而張之情。豈太山所能與耶。無可奈何而已。是春秋而冬。冬而春。春而夏。事隔一年。周之困愁然而進。張之心油然而動矣。情海無邊。不禁春蠶之自縛耳。

(古頭)

工廠之於電車公司
學校之於書店
醫生之於藥房
小說家之於戲劇家
毒門醫士之於上等妓女
香燭店之於廟宇
縫衣匠之於綢緞布店
游藝場之於野妓
郵政局之於紙箋店
電車公司之於金融業
油酒店小菜場之於廚司
投稿家之於報屁股

好了藥方的時候。這家的鄰居也來請他。這於情理上沒有不去的理由。所以去了。到了那家。只看見在那腥臭。黑暗的房子裏。床上上面有了一個病人。啞。啞。狼藉。并且臭得受不了。他自家的人們。都掩鼻而走。這位醫生因為恐怕別人說他「見死不救」只好忍着臭。把他應盡的義務做完。大叫晦氣而去。（可是這醫生還信任西醫。事後替他做一種預防的方法。否則恐怕他自己也被傳染起來了。）

時疫醫院裏滿坑滿谷的患者。——在那病勢劇烈的時候。官廳便在荒山的斗閣上設了臨時病院。那知道這一來。那患病的都潮水似的來了。弄得天井裏都是患者。要把他們移到別的地方麼。那地方附近的人民就反對了。說他們散佈病毒種子。後來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辦了。

(遊客)

友人吳深。築室城外。引水爲溪。
雜養花果。號曰隱廬。適子飲其中。
擁書數百卷。課耕牧以自給。儼
然隱君子也。幷出近作小詩四首示
子。屬意在轍量之間。茲錄次。
兵戈久廢耕。山雨苦不足。黍
稷料應稀。荒田隨意綠。
生成淡泊田。幸得寬淨地。日
暮何所聞。鳴鐘自山寺。
『鶴龜多得失。狗馬滋紛擾。茅
矢喜無爭。空槐巢一鳥。』
『松秀早凋落。荆榛時斬伐。磨
鋤向西嶺。掘窓過明月。』
詩境幽遠。不減儲光義玩世之叶也。
而吳君原屬報國健者。今竟擺脫

一切。蕭然塵外。至爲難得。予值
生事所失。僕長途猶冀名利。對茲
如有所失。因贈以一詩。
『還山喜作樵蘇夢。報國輸他市井
徒。丹雘牛林聊自夢。青山一角
足相娛。新詩寫就新年樂。淡墨
裁爲舊歲符。莫道泉林無幸福。
收來芋栗勝官租。』
酒於提別。相對莞爾。然不四月
巴中因爭防戰事。隱廬亦遭兵亂。
吳君逃至瀘城。賦詩聞市。世亂如
焚。欲覓一片淨地隱居而不可得
。吳君每對子吟。『任是深山最深
處。也應無計避征徭』之句。令人
臂裂髮指也。

賈慈集載有慧女郎情詩云「自憐新髻好對鏡久夷猶。回身瞥見郎。金盞羞搖頭。花間並郎行。對說夜來話。蝴蝶學嬌癡飛來傍裙帶。寫夫婿間之甜蜜。可謂盡善盡美。讀至含羞句使人魂消黯然。雖輕描淡寫。已情深語溫。任鐵石心腸者亦將軟化也。

▲哭僧

賈昂哭僧詩「寫宿行道影焚却坐禪身」當時有人謂之爲「燒殺活和尚」蓋戲其不近理也。

▲諫草

補中諫草朝天子頭上宮花侍長歸「遙諫不用草疏而用草稿恐前朝無此例」。是皆時人寫詩。但趁其落筆痛快。其句之通與否不顧也。